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二

民國以來四川動亂史料彙輯

存萃學社編集

大東圖書公司印行

918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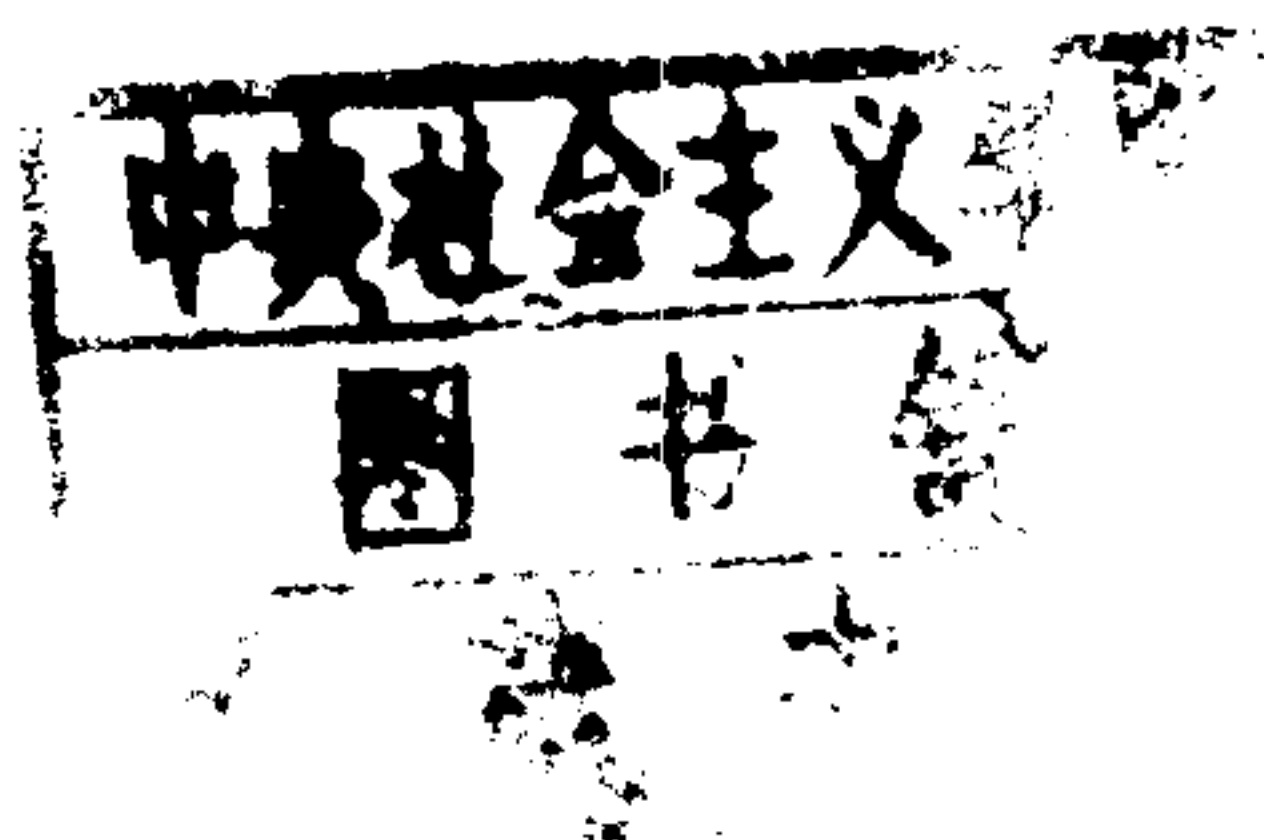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二

民國以來四川動亂史料彙輯

存萃學社編集



200311796



大東圖書公司印行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 初編

- (一) 民國十週紀事本末 上下冊 許指嚴編著
(二) 民國以來四川動亂史料彙輯 存萃學社編集
(三) 1917年丁巳清帝復辟史料彙輯 存萃學社編集

初編分購訂價：道林紙精裝本 US\$59.00 道林紙平裝本 US\$50.00
初編合購訂價：道林紙精裝本 US\$49.00 道林紙平裝本 US\$40.00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二 民國以來四川動亂史料彙輯

*

存萃學社編集

周康燮主編

*

大東圖書公司印行

代表人：劉志强

香港軒尼詩道123號13樓

*

1977年9月第一版

定價：精裝本 US\$13.00 平裝本 US\$10.00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

前 言

中國近代史料繁賾，分類叢巧，不有爬梳董理，猶治絲而棼之，徒勞無功。若就其史蹟範圍，排比時序先後，區別門類，自爲起訖，則條理貫串，綱舉目張，事半功倍，不難盡窺其堂奧。是編卽本斯義，輯爲叢編，分期刊行，備供參考。起鴉片戰爭，終對日抗戰前夕（一八三九至一九三七年）。

大東圖書公司

一九七七年九月

出版說明

四川自民國建元（一九一二年），動亂侵尋，戰事連年，干戈不戢，中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三二年爲最厲。祇以其地位處邊陲，治史者輒忽略其事。殊不知川戰起伏，靡不與全國軍事政治相互乘除，息息關連。辛亥革命，袁世凱享其成果。川省以偏促一隅，北洋鞭長莫及。袁既謀稱帝，於一九一五年（民國四年）始命陳宦經略西南，遣北洋軍馮玉祥、李炳之、伍祥禎三個混成旅隨同入川。翌年，護國戰事發生，蔡鍔、羅佩金自雲南，戴戡自貴州，統軍入蜀，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嚮應義旆，與北洋鏖兵川南，遂啓四川大亂之端源。

洪憲既覆，袁世凱死，北洋在川新創未復，全部撤離。川中駐兵，則滇、黔、川軍鼎足而三。滇軍隸雲南督軍唐繼堯，唐欲圖霸西南，視川省爲其附庸。黔軍隸貴州督軍劉顯世，劉以貴州地瘠民貧，亦宰割其地一隅以自肥。時段祺瑞當國，欲達其武力統一迷夢，對四川省之征服，施用陰謀詭計，離間各方釀成事件，冀乘機攫取漁利。以是川、滇、黔軍，各據防區，恣意擴張。川軍首領，則各樹派系，引求外援，合從連橫，朝秦暮楚，唯利是視。綜其軍事宗派集團，不外二途，一爲以依附北洋之劉存厚爲首，一爲以聯合西南之熊克武爲首。

各派依附背景雖異，然對川省政權不落於外來統治者之觀念，則一致相同。劉存厚附北，非有所愛於北洋，以不憚滇、黔軍壓力而求助於段。川軍嫉其引狼入室，故聯合奮起驅劉。熊克武等連結西南，亦非誠意傾向於唐繼堯，乃欲藉唐以牽制北洋，不使北軍入侵。直皖戰後，吳佩孚高踞洛陽，步段祺瑞武力統一殘夢，楊森倚爲奧援，乘機崛起，與黔軍袁祖銘宰制一時。迄一九二六年，終將外來勢力盡驅

出境。時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，吳佩孚一敗塗地。國民政府無力圖川，先後發表楊森、劉湘、賴心輝、劉成勛、劉文輝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至二十四軍軍長。分地而治，修繕甲兵，爭霸內訌，混戰如故。蒙成劉文輝、劉湘勢力坐大，終至叔姪火拼，角逐地盆。一九三二年二劉之戰，蔣介石暗助劉湘，得告大捷，使劉文輝退守西康。值中共自江西突圍，二萬五千里長征，中央軍追擊入蜀，乘機統一全川，奠定戰時大後方基礎，成爲八年抗戰之司令台，貢獻至大。

本編收入關於民國成立後三十八年來（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）四川動亂資料八篇，采自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之『近代史資料』。

大東圖書公司

一九七七年九月

目 錄

二十年來之川閥戰爭	李白虹	1
辛亥後之四川戰記	楊兆蓉	19
劉存厚叛亂始末記		72
1920-22 年的四川軍閥混戰	范崇實	85
「1920-22 年的四川軍閥混戰」補充	吳晉航	108
四川動亂概觀	田 尻撰 楊 凡譯	116
四川軍閥混戰的文電		135
中央軍入川記	米慶雲	151

二十年来之川閥战争

李 白 虹

編者按：本文原刊于《四川内战詳紀》。文中叙述辛亥革命以来，直至一九三二年秋，二十年間四川战争的概况，記述一九三二年时川軍各派力量的分布頗詳。至于作者的議論，系代表一种看法，讀者当然不会受其拘束。就文中所記事实來說，本文可为了解四川軍閥混战的提綱，今略删节其泛論，訂正其錯字，提供参考。

一

在这国难严重期中，所謂“战綫八百里，动員四十万”的川閥战争，又继魯战之后而大大的爆发了！川战之可痛可惊，在目前已达到了“非常”的程度。然而我們假使因此而回溯到二十年来的四川，几无岁不战争。二十年来的川战主角，沒有一个不是軍閥，而且这些軍閥战争之残酷悲惨的程度，沒有一度不是如目前一样，或者可說較目前为甚。据最近报上的統計四川的战役，自民元以后，一直到現在（但这度的川战还除外），共有四百七十八次。用这个数目平均来算，每月應該有两战。以这平均每月两战的四川，对于目前的大战之开始，自然不算什么一回事，只覺得是一种照例文章罢了。因此，我們倒不应以川战之可惊而徒事悲观，只是对于这些可惊的战跡，有追溯与研討之必要！

战争不是人們天性的好乱，而是为客观的物质条件所决定。无疑的，四川的客观环境，有造成多量軍閥战争的可能。从地理关系來說，四川是一个夔門深鎖，交通不便的地方；同时又是一个物质条件十分充裕，土地面积广大，人口众多的“天府之国”；对于一般軍閥們封建式割据，非常有利。从經濟和政治的关系來說，四川的生产技术非常落后，而在整个中国均受帝国主义經濟侵略之一般状态下，它是

无例外的被帝国主义商品輸入之影响，农业手工业的衰落，失业流亡的增加，灾旱飢荒的无救济，广大的工农城市貧民生活之极端恶劣化，使他們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，不得不“挺而走险”为匪为兵。这就是說农村經濟之急劇的破产，已造成了广大的軍閥战争之客观条件。兼以自辛亥革命以来，全中国的封建軍閥，未彻底推翻，割剧式的循环混战，到处皆是，四川的軍閥战争，也就因全国的軍閥大战之影响而更形加剧。战争的結果，苛捐杂稅的加重，更使农村經濟加紧破坏，而再生产了无数雇佣軍隊的成員，也就是在封建軍閥們底不断矛盾之中扩大而且深化了新的矛盾（即各軍閥为着扩充軍备，維持統治而互相爭取地盘的矛盾）。矛盾的尖銳化，又只有出于一战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川战的頻繁，是为客观条件所决定，是有它底必然性，而这必然性之发展，是混战的延长，成了循环式的，永远不能解决。

二

我們已明了了历年川战底原因，現在我們更进一步考察二十年来四川軍閥战争底史实。

四川軍閥底历史（在战争中发展和消灭的軍閥历史），自民元一直到現在，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：第一时期，由民元至民国六年，可說是諸軍閥底形成时期；第二时期，由民六至民国十五年，可說是諸軍閥底发展时期；第三时期，由民十五到現在，可說是諸軍閥底沒落时期。以下我們就按照这个順序，作一个总的叙述：

（一）四川軍閥的形成时期

民国元年：滇軍即有一部入川，达叙府自流井等处，意图侵略，旋值四川保路同志軍所組織之政府顛覆，正副都督蒲殿俊、朱庆瀾皆被推倒，演成十月十八日省城之变。尹昌衡出而定乱，继任都督，是为辛亥后第一次之省内战役。同年川边方面，夷人作乱，尹又率兵西征。

民国二年：正值南北开战，即癸丑之役。熊克武反对都督胡文瀾，在渝（重庆）独立，而川軍第一师，即大举攻熊，战于隆昌、瀘县之

間，川戰遂一天一天地展開了！

民國四年：袁世凱陰謀帝制，派陳宦率兵兩旅入川，改編川軍，創設籌安會，一般川中軍人，備受壓迫，漸謀反袁。旋於民國五年滇軍蔡鍔與唐繼堯等共謀討袁，川軍二師劉存厚與之聯絡，劉為護國川軍總司令，援引滇軍入川。而同時袁世凱亦派曹錕、張敬堯、李長泰等師入川，合陳宦所領北軍及川軍周駿師等，與護國軍激戰於叙府、瀘州、綦江等處，相持數月。迨袁氏帝國顛覆，川、滇、黔護國聯軍大勝，滇軍左翼總司令之羅佩金繼任川督。這次的川戰，是帝制派與反帝制派之鬥爭，自然在歷史上有很大意義。然而滇軍來川主政後，實又播下川、滇軍閥衝突之種子。如羅佩金以武力強編川軍各師，致釀成省城巷戰，後北京政府將羅調京，以進步黨人戴戡為省長兼督軍。而戴又恃所部黔軍，欲奪取全省行政權，會北京政府發生巨變，張勳復辟，驅黎元洪下野，戴遂借口劉存厚（一軍軍長）與復辟有關，謀逼劉解職，遂與二師（劉部）戰於省垣；結果戴敗身死，北庭任周道剛為四川督軍（原為一師師長）。當川黔軍破裂之後，滇軍韓鳳棲部由叙府、嘉定西上，與川軍第一軍部隊激戰於青神、眉州一帶，同時滇軍田鍾谷部亦由榮縣、威遠經仁壽與川軍戰。同年秋季，滇、川二軍又戰於榮、威、叙、瀘等地，滇軍仍失敗。

總觀民元至民六這一段期間，正是一些封建殘余軍閥和新起民軍參加辛亥革命戰役者之軍事領袖，明爭暗鬥，由帶有革命性和進步性的戰爭，漸轉變成分贓割據式的戰爭。民五的護國之役，本是很有價值的戰爭，而滇軍之入川者，竟一變而為占地盤握政權的勾當。至四川本省軍閥，亦於此時，大批招撫土匪流氓，籌款充實軍械，本着狹隘的地方觀念為局部的戰爭，進行所謂驅北軍，排滇黔的運動。這樣一來，一切軍事行動，都回復到舊封建政權的攘奪上面，而公然的“剝削民眾，爭取地盤”無所顧忌了。所以我們可以說在這五、六年間，四川底軍閥制度已充分地形成了。

(二) 四川軍閥之发展时期

民国七年：滇黔軍与川軍熊克武(第五师)部联盟反攻，刘存厚、周道刚出走，刘存厚虽被北洋政府任为督軍，而不久竟被熊軍击败，熊受南方政府命继任督軍。

民国八年：熊克武派呂超追击刘存厚，刘出走汉南，先退宁羌，继退南郑，迨汉中解围后，刘始得苟安陝南。而川、滇、黔軍隊遂分割四川，滇黔軍分駐資(州)、叙(府)、瀘(州)、渝(重庆)各地，川軍則分布川东、川北。

民国九年：滇軍与熊克武部破裂，川軍之呂超、石青阳等部队附滇，熊敗退川北之保宁，委但懋辛为第一軍軍长，刘湘为第二軍軍长。日后所謂一軍系与二軍系，即起源于此。旋熊克武又派員往說困处陝西汉中之刘存厚部，捐棄前嫌，重新合作，共图排滇。于是川軍大团结，一致反攻客軍，在成都、瀘州等处大战，滇軍慘敗，尽被驅出川境，这即所謂“靖川之役”。由是一、二兩軍遂称雄川境，二軍駐重庆、瀘州一带；一軍駐川东北夔州、万县、綏定、順庆一带。

靖川軍將滇軍驅逐未久，至民十而熊克武、刘湘旋又联合賴心輝部反对靖川軍总司令刘存厚，逼刘二次出走，逃往陝西宁羌州。而刘部之邓錫侯、田頌尧等亦与一、二軍苦战于新都、汉州一带，这即所謂“新汉之役”。

民国十一年：刘湘已被推为川軍总司令兼理民政，同时宣布四川自治。旋一、二兩軍(熊克武与刘湘)火併，二軍失敗，刘湘宣布下野，刘成勛继任川軍总司令。二軍部队由楊森統率，退入鄂西，下东一带为一軍所占領。

民国十二年：川軍第三十师及二十一师，与熊克武、刘成勛对战，互有勝負，久持不决。楊森乘势率部回重庆，第一軍潰退；同时黔軍袁祖銘部，亦受北方政府曹、吳的命令，共图四川。时一軍(熊軍)联合第三軍边防軍賴心輝部，轉战于川西北成都、梓潼一带，战綫延长数百里，相持数月，卒将熊克武部驅出川境，刘成勛被逼下野。这即所謂“統一之役”。这时刘湘旧部，重复欢迎刘氏出而主政，刘遂受北

京政府委为四川清乡督办，旋改为川滇督办。但此后原有二軍，遂成分化之局：潘文华、唐式遵、王陵基等属于刘湘，名曰旧二軍；王纘緒、王兆奎、郭汝栋等属于楊森，名曰新二軍。旋楊森被北廷任为四川軍务督办，所部二軍駐于附省各县；川滇督办刘湘与川黔督办袁祖銘合駐重庆及川东各地；七师陈国栋駐內江、隆昌一带，田頌尧（二十一师）駐資州、資阳县、簡州一带，邓錫侯（第三十师）駐重庆、永川一带，而三軍刘存厚則駐新津、双流及雅属一带，賴心輝駐瀘州一带，这是当时割据的大概形势。

民国十三年：楊森欲統一全川，先将刘成勛（第三軍）刘斌（第一师）部击败；次用兵川南，又击破嘉定陈（洪範）部（第八师）；继陷叙府、瀘州等处。同时又用兵东道，战敗賴心輝及黔軍王天培各部，大有直搗重庆之势。此时正值曹、吳当国，楊既以軍务督理而宰制一切，而邓錫侯亦被任为四川省长，田頌尧为軍务帮办，川省禍机，日益紧迫。

民国十四年：曹、吳失敗，段祺瑞重起执政，又发布命令，任賴心輝为四川省长，刘文輝为帮办，楊森仍任督理。时楊既出兵于川东南一带，节节胜利，被楊逼迫来渝各軍，乃共結盟，联兵对楊，推袁祖銘为联軍总司令，督师西上。結果楊軍大敗，楊森本人只身逃汉口，所遺郭汝栋、范紹增、何金鰲、包晓南、吳行光、白駒等部均为川康軍务督办刘湘收編。是为“乙丑之役”。

民国十五年：袁祖銘于善后會議中，請由成都兵工厂拨济鎗械，未达目的，遂率部独占重庆，袁、刘发生冲突。刘軍唐式遵、潘文华、王陵基等放棄重庆，退往下东。而上东之楊森軍残部（郭、范、何、吳、包等）相与連絡，主张迎楊抗袁。新、旧二軍遂重新合作，逼袁出省。楊森乃二度返川，下东各县，复成新二軍之戍区。

总觀由民六至民十五这一段时间，四川軍閥，既将外省軍閥之势力驅出境外，而他們在十几年的战斗之中，又造成了龐大而坚强的武力。他們为着軍隊的給养問題，地盘的爭夺，愈形剧烈。在事实上如继川滇战争之后而起的一軍系和二軍系之火併，以及随后底新、旧二軍之連年混战，都表示了他們在軍事力量的增进中，同时加深了矛盾

和冲突。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段时间是諸軍閥底发展期了。

（三）四川軍閥沒落时期

民国十五年以后：楊森返川，时值吳佩孚在湖北再起，率兵与奉軍合攻馮玉祥所率之国民軍于南口。吳在长辛店时，曾发表命令，任楊森为四川省长，邓錫侯为四川軍务督办，田頌尧为軍务帮办，由是引起刘湘、刘文輝、賴心輝、刘成勛之不安。未几，革命軍由粵北伐，进占长岳，武汉震动，楊森乃率部順流东下，佯作声援。迨吳佩孚一敗涂地，革命軍已达武汉，楊遂被任为国民革命軍二十軍軍长。当革命軍势力尚未达到长江流域以前，川中各軍閥，均陷于沉悶空气中。因他們欲从北，則北洋軍閥正在崩潰；欲附南，又恐南方未能必胜；欲效从前宣布自治，則各軍之分化日甚，不易团結。这真把他們难为了。直至武昌已下，刘湘、賴心輝、刘成勛、刘文輝四將領，乃通电討吳。嗣后国民政府遂次第发表他們为国民革命軍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各軍軍长。此时四川的战争，算是小告一段落。

民国十六年：二十四軍刘文輝出兵川南，与二十三軍刘成勛部队战于新津、大邑各县，苦斗月余，卒将刘成勛部完全解决。同时賴心輝所率二十二軍駐瀘之陈兰亭、袁品文两部，因当时与武汉政府暗有联络，遂在瀘州宣布离賴独立，并将同駐瀘之李章甫部解决。当时与陈、袁遙相应和者，尚有順庆之黄慕顏部，驅逐何光烈师，而直接受武汉政府节制。川中各軍，因感政治地位之动摇，极形不安。未几，值武汉政变发生，賴心輝乃約二十一軍、二十四軍等共攻瀘州，鏖兵月余，陈、袁部因粮絕棄城出走，分投黔軍及二十一軍。在另一方面，楊森复率部东下，越宜、沙，达仙桃鎮，武汉为之震撼。这又充分表現四川軍閥对革命之毫不信賴，只是利用名目，以为“投机手段”吧了。

民国十七年：楊森部退回原防下川东，因有包庇吳佩孚之嫌疑，被国民政府明令罢免楊軍长职，而以楊部师长郭汝栋升任二十軍軍长。郭遂与范紹增、賴心輝等部共同倒楊。楊敗退数百里，旋以二十八軍罗泽洲部之助战，始得反攻，克复涪陵，川东战局，始暫停頓。

民国十八年：楊森复率部攻重庆，兵抵江北，与刘湘部混战最

烈。后楊复失利，敗退数百里，下东防地尽失，率残部逃至渠县，与二十八軍李家钰部借地合駐。

民国十九年：二刘(刘湘，刘文輝)欲瓜分全川，开瀘州會議，筹划一切。时刘湘已任編遣裁軍委員會委員長，刘文輝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。川中二层將領如李家钰、罗泽洲及失勢之楊森、賴心輝等部，甚感压迫，亟謀孤注一战，以求出路，乃决然联軍攻二十四軍。賴心輝部在永川方面，楊、李、罗等在資、內方面同时发动。卒因指揮不統一，以李受刘文輝之重賂，遂告失敗。而二刘在川中之势力，日漸膨胀。

民国二十年：李家钰、罗泽洲部叛离二十八軍邓錫侯而独立。邓将陈鴻文、陈书农两师交二十四軍刘文輝指揮，与李部轉战于順庆、遂宁一带，时閱数月。后經楊森率部武装調停，始停战。此为第二度之北道战争。

民国二十一年(即今年)：因省刘(文輝)与田頌堯在省垣車站起衅，刘湘在渝又扣留二十四軍軍械，遂酿成刘(湘)、田(頌堯)、楊(森)等一致反省刘之战局。(这点以后当詳細剖晰)。

总观由民十五年至現在这一段时间，川中軍閥虽尽纵横捭闔之能事，而相互間之矛盾，不惟不能解决，反日加深。这种矛盾之深化，表現在事实上，一方面是速成系(刘湘、楊森等)和保定系(省方之邓、田、刘)之冲突；一方面又是各軍二层將領对各省首长之冲突，如二十八軍之李罗叛变，二十一軍之解决蓝文彬部是其明証。而目前則保定系之联合战綫已破，二刘之族情关系(叔姪)已不能維持，竟出于最后之全川大混战。这不是表示了川中軍閥他們的本身統治非常动摇，而踏上了崩溃之路嗎？

再有一点須得特別注意的，就是自民十五年以后，各軍兵变的頻繁，和民众暴动的兴起，实足給各軍閥以最大的威胁。例如民十六年之瀘州事变(陈、袁独立)和順庆事变，这是带有革命性的兵变之第一声。民十七年楊森部队在涪、万一带被共党勾結，几至酿成下东大暴动，后虽破获暴动机关，暴动虽未成事实，而楊部已飽受虛惊。民十八、九年間，二十八軍陈靜刪部之广汉兵变，二十四軍张清平部之江

津兵变，叛兵竟不顾一切，高树赤帜，此实为川中破天荒之举动。再以民众暴动来说，各地因抗捐、抗税而起风潮，连年皆有，弥漫全川，如所谓“南溪暴动”，“宜宾暴动”，“涪陵暴动”，“万源暴动”，“荣县、威远农民暴动”，以及迭平之成都市潮，与抗捐运动中之大罢市，皆因一般民众，受军阀之连年混战，苛税重重，兼以荒灾飢饉，到处皆是，他们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，当然要挺而走险。至于几年来川南之长宁、宜宾一带，川东之南川、綦江、涪陵、夔巫、奉节一带，匪徒盘据与农民暴动汇为一流，成为赤军。这样一来，川中军阀，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们将在叛兵与农民暴乱之下立即消灭，但我们可断定诸军阀的统治，已渐由动摇而崩溃，不能长期稳定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就可说由民十五到现在四川的军阀已走到了没落的时期了。

三

上面我们已将二十年来的川战，作一个总的叙述。在叙述中自然是限于比较大的与全川局势有关的战争，至其余各地局部战争，实难胜枚举，我们只好从略，而转到目前川战内容之解剖：

自民国十五年以后，川中的军阀，没落的很多，如二十二军赖心辉部自败退出川，复遭兵变，部队已完全瓦解。二十三军刘成勋部，被刘文辉解决后，遂一蹶不能复振。又新二十军军长郭汝栋出川后，其部队几至全体叛变。而现存在川之军阀，仅有邓锡侯（二十八军）、田頌堯（二十九军）、刘湘（二十一军）、刘文辉（二十四军）、杨森（二十军）、刘存厚（川陕边防军）六部，在这六部中杨森和刘存厚都是力量薄弱而渐趋衰落的，只有其余邓、田、刘、刘四部，在过去二、三年前，差算势均力敌，而保持着均衡的局面。

去年的“北道”战事，打破了川中均衡的局势。二十八军邓锡侯部，因为李家钰和罗泽洲部的叛变，和陈鸿文、陈书农部的归附刘文辉，使他损失人枪在三万以上；田頌堯亦早因王思忠部之叛变而损失甚大，邓、田的实力也突然衰落。而在川中足以对立争霸权者惟有二刘（刘文辉、刘湘）。刘湘驻军重庆及上、下川东一带，常常联络北道的刘存厚、杨森及前日邓部下之二层将领李家钰、罗泽洲等，以对

抗省方。而省垣之刘文輝則常常挾持邓、田以对付渝方。很显明的例，如去年的“北道”战事，刘文輝欲消灭李家钰、罗泽洲等部，而渝刘則暗中扶助李、罗。渝刘发起合川會議，以团结北道将領；而省刘則开成都会議，以拉攏邓、田；这都是二刘在过去就植下的矛盾根源呵！

很有些人把川中現存各軍閥，分成几系，就是（一）速成系——亦为二軍系刘湘和楊森是。（二）保定系——邓錫侯、田頌堯、刘文輝是。（三）軍官系——李家钰和罗泽洲等是。此外刘存厚为四川歷史最久之“宿将”，邓、田曾隶其部下，他們可說有相当关系，而刘文輝和刘湘則同是大邑人，且为叔姪关系，故又称为大邑系。上面这种派系的区别，在某一場合似乎是对的，但我們从实际上考察起来，他們純然以利害关系（即以爭地盘和权位的共通利害）为前提，而造成相互的合作或敌对形势，并无所謂派系。更具体說，他們每一个軍閥相互間都是矛盾的。例如楊森和刘湘，虽同为速成系，而在过去新、旧二軍之分裂，以及民十七年下东的大战，他們的关系已撕得粉碎。刘文輝与邓、田本同为保定系，然而田頌堯因王思忠部之曾被刘文輝勾結叛变，邓錫侯部的陈鴻文等之被刘文輝的收編，又造成了他們底深刻的矛盾。

地盘的分配关系，是軍閥战争底测度器，而他們实力的对比又决定了发动战争底主从关系。在目前这度川战（二十一年下期）之前夜，川中軍閥底实力准备和地盘分配是怎样？我們看看下表就可以明了：

第一表：四川各軍实力調查表 一九三一年

（一）国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长刘湘 原有人枪八万五千余，現增至九万余，飞机二十架。所部：

（A）第一师师长唐式遵：（蓝文彬原为副师长現已取銷）第一旅旅长唐自兼，第二旅旅长蓝文彬兼（現取銷），第三旅旅长楊国楨。

（B）第二师师长王纘緒，副潘文华，第四旅旅长王泽濬，第五旅旅长潘自兼，第六旅旅长李楫。

(C) 第三师师长刘湘兼，副师长王陵基，第七旅旅长許紹宗，第八旅旅长张邦本。

(D) 教导师师长张冉，第一旅旅长袁如駿。

(E) 川鄂边防軍司令范紹增，副罗君彤，第一旅旅长賀森权，第二旅旅长周紹軒，第三旅旅长范楠軒，第四旅旅长孟浩然。

(F) 独立第一旅旅长范世杰，独立第二旅旅长郭勛，机关鎗司令刘湘，副郭炳勛，警备司令廖海濤，第一路何純武，第二路馬云屏，独立旅长潘佐一、楊勤安、何治九、川边游击司令魏楷、炮兵司令陈兰廷，航空司令刘湘。

(G) 李其相，罗泽洲。

(二) 国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长刘文輝 原有人枪八万六千余，現增至十万左右。

(A) 第一师师长刘文輝兼(管轄步兵三旅)。

(B) 第二师师长向传义。

(C) 第三师师长夏首勛。

(D) 步兵第一旅旅长林云根，步二旅旅长张清平，步三旅旅长楊尙，步四旅旅长李治，步五旅旅长张志芳，步六旅旅长高育琮，步七旅旅长田济众，步八旅旅长余烈，步九旅旅长陈万仞。

(E) 川康边防第一师师长冷薰南，第一旅旅长余松琳，第二旅旅长馬驢。

(F) 二十四軍十一混成旅旅长羊仁安，十二混成旅旅长苏华洲，十三混成旅旅长帅国禎，十四混成旅旅长田冠武。

(G) 宪兵司令徐廷秀，特科司令黃鰲，雷馬屏峨屯殖司令刘元璋，川康边区屯垦司令青翰南，二十四軍川南警备司令蔡玉龙，永荣隆清乡司令彭誠孚。

(H) 二十四軍宪兵大队邓明樞，护商大队刘文彩。

(I) 二十四軍独立第一团团长牟遂芳，第二团团长石肇武。

(J) 軍部手枪营营长段克瑞，手提机关枪連連长朱銀洲，軍部护卫連。

(K) 川康边防第二师师长陈鴻文，步兵第一旅旅长程資民，第